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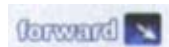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大富豪刘邦 (连载 25)

“财富并不等于幸福，财商并不等于情商，终日和一个除了赚钱什么也不知晓的人过日子，好比活人跟一个木菩萨厮守一起，有什么幸福可言。”

# 刘邦作媒结良缘

蓝源



韩信误入烟花巷，犯了一个大错误，刘邦也因之伤透了脑筋。

高层会上，刘邦怕他人将事情办糟，自告奋勇提出找韩信谈。事过之后，他又犯踌躇了：怎么谈？吹胡子瞪眼睛将他大骂一顿，不成——韩信已经够自责了，此时再施以重槌，会将牛皮鼓擂破；但如果不跟他谈，陈其厉害，促他猛醒回头，那也不行，倘他旧病复发，又去做出那等荒唐事——一个大男人没有女人捂着，很难说——那就更不好收拾了。想了一夜，他也没想出个好法子。

翌日，刘邦一觉醒来，已是日上三竿。他刚洗漱完毕，夫人吕雉已打发妹妹吕嫫送来了早点。看到吕嫫，刘邦眼睛一亮：“有了！”这一声叫逗得吕嫫扑哧一笑：“姐夫，什么有了？”刘邦回过神也忍不住笑了：“小妹子，你也年纪不小了，

姐夫给你介绍一个好男人，如何？”吕嫫听罢脸一红：“我的事还不全靠姐姐、姐夫作主。”说罢羞答答地出了门。

说起这个吕嫫，还真得费些笔墨。

原来，沛城南吕太公养育着两个女儿。大女吕雉已嫁与刘邦为妻；次女吕嫫年方二十六，尚待字闺中。其实吕嫫二十岁时就与城里富豪樊哙定了婚。接触一段时间后，吕嫫毅然与之退婚。她的理由很简单：“财富并不等于幸福，财商并不等情商，终日和一个除了赚钱什么也不知晓的人过日子，好比活人跟一个木菩萨厮守一起，有什么幸福可言。”从这段话中，你就可以窥觑出吕嫫是一个什么档次的人了。

吕嫫与其姐不同，吕雉工于心计，吕嫫一生爱读书籍。四岁时，她就能将唐诗三百首背下来。十岁时，一次跟父

亲登高观菊，回来后写下一首《咏菊》的诗：百卉争春竞放时，沉香蕴秀待秋期。天生一段花心事，秉性孤标蕊馥迟。带露初开香南圃，经霜犹艳傲东篱。临高无奈西风嫉，一样芳零碾作泥。此诗一度在当地传为佳话。

长大后，吕嫫不仅生得亭亭玉立，容貌娇美，而且诗词歌赋样样皆通，琴棋书画件件不差，成为了县城有名的美女加才女。

吕嫫与樊哙婚事告吹后，曾和一个同窗好友热恋，度过了一段浪漫时光。谁知风流总被雨打去，好事偏偏遭天磨。那男的也是一囊文墨，满腹经纶，那日赴省城考研，不幸遇车祸命丧黄泉。吕嫫闻讯后悲痛万分，啼哭不止。后来她饱蘸血泪写下一首《贺新郎》焚烧在男友的坟前。词云：恰值秋风起，黄昏时

候，断鸿声里。昨日春光今已远，杳入汀蘼岸芷，只剩下枝零叶悴。燕去堂空留窠白，那呢喃已被风吹去，将月影，频揉碎。既然缘份终难聚，又如何两情缱绻，浓情蜜意。翠被蛟绡留红雨，点点斑斑尤记。此中意，何人领会。抚臆题诗枉费墨，问冰笺冷字朝谁寄？祈来世，长相依。

后来几年，吕嫫一直郁郁寡欢，未遇见过意中人。她自认为心如枯井，意如止水，今生今世再也无缘谈婚论嫁。不知是天意还是冥冥之中有谁操纵，今日听姐夫提起她的婚事，心中禁不住一阵狂跳。

那刘邦也是，想白头发没办法，得来全在一刹那。他看到吕嫫便想到了韩信：韩信也是大龄青年了，无论是从心理还是生理上，都会萌发一种对异性的追求。既然人家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我何不送去个“窈窕淑女”，让他们“琴瑟友之”。所以他一看到吕嫫就突发灵感：这两个人年龄相当，相貌相配，都有高学历，真所谓才子才女，天设地造。如果做成了这桩美事，韩信就成了自己的连襟。俗话说，打虎还是亲兄弟，他就会更加殚精竭虑帮自己兴办公司，完成大富豪的事业。想到这里，刘邦高兴得早点都来不及吃，急匆匆来找吕雉商量。

吕雉听罢，沉吟不语，半天才提出一问题：“韩信与我妹子，配倒是配。只是他误入烟花巷，引起这么大的风波，不知小妹是否在意。”刘邦道：“男人嘛，谁没有个七情六欲，做点荒唐事也不是蛮大的错。”他转脸看到吕雉脸色一沉，连忙解释，“我说的是结婚之前，结了婚那是断然不能有花心的。这个理我想小妹是会知晓的。”吕雉听了频频点头，仿佛在思考另一些事。许久，她道出了自己的心思：“这韩信学问高，会经营，要是与小妹结了婚，和我们成了一家子，他日位高权重，你这个当亭长出身的大老粗能驾驭得了吗？”刘邦仿佛胸有成竹：“这个事我也考虑过，我想不成问题。

我和韩信都可称为人中豪杰。韩信的长处是善于玩事，我的长处是善于玩人。自古以来，玩人者治人，玩事者治于人。他再怎么会玩也玩不出我的手掌心。”吕雉听罢点点头：“这我就放心了。”

果然，经刘邦夫妇一说合，韩信与吕嫫多次接触，这段婚事竟成了。韩信少失怙恃，孤儿一个，“梨园腾达”公司就是他的家。其时吕太公已故，偌大一座庄院就吕嫫一人守着。两家一商议，便将婚事办在吕太公庄上。

刘邦知道，近些时日，韩信因嫖娼之事闹得满城风雨，自觉颜面丢尽，做不起人，终日郁郁。这种情绪如果长期继续下去，将无情地消磨这位帅才的蓬勃锐气，对他个人和公司的前途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。他一直在思谋着用个什么法子让韩信从蹉跎中奋起，从悲观中走出，重抖精神，再展雄风。而这场婚事就是一个极好契机。他暗暗吩咐手下将韩信的婚事尽量办得热闹一些。

俗话说，好事多磨。谈婚论嫁没有什么阻力，可轮到韩信披红挂彩、喜气盈盈踏进贴着大红喜字门槛时却半路上杀出一个“程咬金”来——原来吕嫫有心考考韩信的才学，将三道门都关了，并传出话来：过一道门就要对一边对子，对不出，不准进门。

第一道门的对出是：“开户迎郎，披红挂彩，似见潘安重出世。”众人一听，呆了，这文绉绉的，谁能对得出呀？韩信听罢，面含喜色，略一沉吟便对出了下联：“抬头观妹，蕴秀沉香，疑为清照又复来。”吕嫫一听，喜出望外：这下联

不仅对仗工整，比拟自然，而且将她小时写的《咏菊》中的词句也嵌了进去，遣词恰到好处，夸人全无斧痕，真的是妙对呀！她叫人打开了第一道门。

进入第二道门，吕嫫又抛出了第二个对：“且借柴扉栖彩凤。”因为是在吕家大院完婚，吕嫫在对中透出谦恭之意。方才大家亲眼目睹了韩信的才华，这下都不犯怵了，一齐高呼：“韩信加油！”韩信从大家的欢呼声中感受到了荣耀和自尊，多日来的阴霾一扫而空，一腔豪气发自丹田，冲于发梢，略一思索，那下联便脱口而出：“欣将绣户卧蛟龙。”

吕嫫听了频频点头，于是退到了第三道门。这时大家簇拥着韩信跟到了第三道门。吕嫫的声音提高了八度：“柳线莺梭，织出今朝莲花并蒂景。”韩信此时可谓春风得意，文思如潮，信口就说出下边联：“云翻雨覆，孕成明日龙凤双胞胎。”这一句大家听得真真切切，明明白白，都说对得好，并热烈鼓起掌来。

此时的吕嫫见韩信意气轩昂，对答如流，心里就像灌了蜜，眼角眉梢都是笑，轻移莲步，款摆腰肢，娉娉婷婷有如春风杨柳，径直撩开洞房绣帘。她也不掩门，眯着笑眼，望着韩信在大家的簇拥下来到洞房门口。韩信来到门口，见门没关，一下止了步，不知是进还是退。众人齐声道：“老鼠见了大米还客气什么，进去呀！”大家一推就将韩信推到了吕嫫的怀里。韩信禁不住一抱，那女人特有的香馥和富有质感的肌肤就像磁铁一样将他紧紧地吸住；他头一偏，滚热的嘴唇便向吕嫫的双唇栽去。吕嫫用手一挡，又信口吟出一边对：“爱、爱、爱，爱似春蕾，风和日丽花方艳。”吟罢，一双眸子含情脉脉望着他。“天呀，这时候了，还要对呀？”韩信此时已是“才”“色”俱涌，说不清是思考出来的还是信口说出来的：“情、情、情，情如老酒，年深月久味更浓。”吕嫫听罢，情不自禁道出一句：“情郎妙对。”便不由自主地倒在了韩信的怀里。韩信抱了她往洞房深处走去……（待续）

